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教父及中世纪 证道集

[美] 皮特立 (Ray Petry) 选编

*Patristic and
Mediaeval Sermons*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教父及中世纪 证道集

[美] 皮特立 (Ray Petry) 选编

*Patristic and
Mediaeval Sermons*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父及中世纪证道集/[美]皮特立(Petry, R.)选编;朱信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4

ISBN 978-7-80254-699-8

I. ①教… II. ①皮… ②朱… III. ①基督教史-西方国家 IV. ①B9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2333号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

教父及中世纪证道集

[美]皮特立(Ray Petry) 选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30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699-8

定 价: 45.00元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盖认为将基督教两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对中国基督徒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必将大有帮助益。

这一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乃 1941 年肇议于四川成都者,由孙恩三、葛德基(Dr. Earl Cressy),及现任本编译所主任章文新(D. F. P. Jones)做初步计划。1942 年聘徐宝谦主持编务,唯徐君不幸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颇受打击。

1944 年章文新自华返美,重新调整计划,由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Dr. H. P. Van Dusen)及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席德彬杜甫(Dr. R. Diffendorfer)约请美国神学界权威多人,商讨整个编译方针及审订所选取材料。经过多次审议,乃决定将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 1880 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计第一部有十卷,第二部有二十六卷,第三部有三卷。每卷约请权威学者一人,负责编选材料,可能时并撰写该卷导论,至是全部计划乃告完成。托事部将这些宝贵作品献给中国教会,深信它们确能忠实地反映基督教历代的重要思想及中心信仰。

1946 年章文新重返南京,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不幸内战扩大,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译稿亦未能出版。迨 1951 年,托事部决定在美国继续此一有意义而艰巨的工作,并附设编译所于哲吾大学(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ew Jersey),工作乃得恢复。编译所成立后,特约学者多人从事翻译,每一译稿均经编译所诸专任编辑数度与原文对照,并加修正。若原作为德文、拉丁文或希腊文,则除校对英译本外,并校对原作,务求于传述原意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准确性。

自“道成肉身”以来,世界充满了一种新的力量。本丛书所以指出两千年来这一种力量在人类生命中怎样工作,并将这种力量,就是那不能动摇的信仰所发出的力量,带给中国的读者。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

1954 年春

序 言

《教父及中世纪证道集》原由金陵神学院托事部,邀请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教授皮特立编选材料。皮教授之工作甚为优美,故有美国一著名宗教书籍印刷所,即韦斯敏斯德印刷所(The Westminster Press),请其用英文出版,而题名为《确定之呼声》(*No Uncertain Sound*)。

除编选材料外,皮教授且为全卷作一导论。从此卷内容,便可知证道在古代及中世纪教会,常占一重要地位。

全卷先由朱信牧师从英文译成中文,后由汤清博士加以修译,并经笔者校阅。其中所包六十篇证道词,既是从各方面搜集而来,所以本卷并未如其他各卷,经笔者对照原文,予以订正。

托事部除将本卷证道集贡献于中国教会外,将来拟再出版一卷改教以来复原教伟人证道集。

章文新

目 录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
序 言	章文新(1)
导 论	(1)
俄利根 (Origen, c. 185 – 251 or 254)	(33)
一 救主的伟大	(33)
二 全部圣经都有目的和意义	(34)
三 首领当为百姓的罪受罚	(35)
四 太阳、月亮和众星,好比基督、教会和诸圣	(36)
该撒利亚的巴西流 (Basil of Caesarea, c. 330 – 379)	(38)
五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38)
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 347 – 407)	(42)
六 再感谢上帝	(42)
七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49)
八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50)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 (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 354 – 430)	(52)
九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52)
十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55)

十一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	(60)
十二 “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	(61)
十三 论信经	(63)
十四 论奉献教堂	(66)
教皇贵钩利第一 (Pope Gregory I, 540 – 604)	(70)
十五 论教牧的职务	(70)
伯达 (Bede the Venerable, 672 – 735)	(76)
十六 “众人拥挤祂,要听上帝的道”	(76)
十七 诸圣节证道词	(79)
毛如斯 (Hrabanus Maurus, 776 – 856)	(81)
十八 主日证道词	(81)
阿图 (Atto of Vercelli, 885 – 960)	(84)
十九 棕树节证道词	(84)
亚勒斐克 (Aelfric, 955 – 1020)	(86)
二十 复活节后第二主日	(86)
吴夫斯坦 (Wulfstan, d. 1023)	(89)
二十一 吴夫斯坦向英人的证道词	(89)
达免 (Peter Damian, 1007 – 1072)	(91)
二十二 主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	(91)
二十三 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92)
阿儿当 (Raoul Ardent, d. 1101)	(94)
二十四 论主登山变像	(94)
安瑟伦 (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 – 1109)	(99)
二十五 主在海面上行走	(99)

伊倭 (Ivo of Chartres, 1040 – 1116)	(102)
二十六 降临节	(102)
伯尔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 – 1153)	(104)
二十七 圣诞前夕证道词	(104)
二十八 论我们爱上帝的三种方式	(109)
二十九 论新郎的荣耀	(115)
三十 上帝期待那寻找祂的人	(118)
瓜热克 (Guarrie, Abbot of Igniac, d. c. 1156)	(122)
三十一 基督的谦卑是人类骄傲的救药	(122)
布罗阿的彼得 (Peter of Blois, d. c. 1204 or 1212)	(125)
三十二 基督徒的恐惧是进到基督徒爱心的踏脚石	(125)
三十三 邪恶神甫的祸患	(126)
教皇英诺森第三 (Pope Innocent III, 1160 – 1216)	(127)
三十四 我们当以海为世界,以船为教会,以海的深处为罗马,以网 为证道	(127)
法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1182 – 1226)	(130)
三十五 一篇有证道性的劝告:达众信徒书	(130)
得维杜里 (Jacques De Vitry, d. 1240)	(133)
三十六 向农夫、葡萄园工人和其他劳工的证道词	(133)
圣基勒斯 (Jean De Saint – Gilles, c. 1180 – 1260)	(143)
三十七 “你们要慈悲……”	(143)
热根斯堡的伯尔托得 (Berthold of Regensburg or Ratisborn, c. 1220 – 1272)	(148)
三十八 论商业界之骗术的证道词选	(148)
三十九 论妇女服装的证道词选	(152)

波拿文土拉 (Bonaventura, 1221 – 1274)	(155)
四十 复活节后主日证道词	(155)
四十一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157)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c. 1225 – 1274)	(162)
四十二 神秘之船——第一号	(162)
四十三 天上之城	(163)
四十四 天使的工作	(165)
伊克哈尔特 (Meister Eckhart, c. 1260 – 1328)	(167)
四十五 上帝的国近了	(167)
四十六 真理不是商品	(170)
陶勒尔 (John Tauler, c. 1294 – 1361)	(175)
四十七 用十足的升斗量给上帝	(175)
四十八 灵性的聋聩	(180)
威克里夫 (John Wyclif, c. 1320 – 1384)	(183)
四十九 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	(183)
五十 基督在拿撒勒讲道	(185)
五十一 保罗传福音	(187)
五十二 福音的职事	(189)
格尔森 (Jean Gerson, 1363 – 1429)	(192)
五十三 祂回到上帝那里去	(192)
伯尔拿丁 (Bernardine of Siena, 1380 – 1444)	(199)
五十四 论证道者和听道者与各自的责任	(199)
五十五 作官的当秉公行义	(201)
五十六 业务当如何处理	(206)

库萨的尼哥拉 (Nicholas of Cusa, 1401 – 1464)	(213)
五十七 论圣餐礼的证道词	(213)
五十八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215)
萨沃那柔拉 (Girolamo Savonarola, 1452 – 1498)	(218)
五十九 悔改,悔改!	(218)
门诺特 (Michel Menot, fl. 1508 – 1518)	(222)
六十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	(222)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书目	(229)

导 论

这是一卷有代表性证道词的选集,其目的在使我们更清楚知道3世纪初叶起到宗教改革止西方基督徒的生活。证道词在研究西方生活的各方面,是一种极有价值而几乎尚未被人发掘的宝库。可惜研究基督徒生活与基督教组织的专家,大都疏忽了这些材料,或至少没有把它们公布出来。然而西方基督教的特征是很赤裸地表露于基督教证道家的证道词里面,无论是在大名鼎鼎的伯尔拿(Bernard of Clairvaux),或是在不太驰名而宗教热诚却不亚于伯尔拿的阿儿当(Raoul Ardent)的证道词里面。阿儿当对不配传福音者的痛骂,他对应以圣经为证道主题的号召,他对杜撰者的攻击,以及他那以宣讲圣经来准备人类受最后大审判的着重,和他那如火如荼宗教的热诚,将当时欧洲的基督教表露出来,至少不下于亚伯拉德(Abelard)不幸的历史,或是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的异象。在这些证道词中,大人物与小百姓的生活,都于无意中被描写出来,而这正是西方基督徒的生活。

使徒时代后期到3世纪没有重要的证道。重要的教父时期是由3世纪到6世纪。在这一段时期中,我们有俄利根对圣经与神学的新论,屈梭多模对社会的意识感,奥古斯丁对福音的普世化,与贵钩利第一(Pope Gregory I)对教会至上观的建立。

中世纪从7世纪起到11世纪止,在证道上。虽然有少数的例外,然而整个说来,可说大都是极其平凡的。伯达、毛如斯和相类似之人物的证道词,虽然有些很容易辨认的特点,例如在布利肯(Blickling)的和亚勒斐克的证道词中所见的,然而它们大部分是由屈梭多模、奥古斯丁和贵钩利第一抄袭而来的。这时的证道词和证道手册,都表现是以教父时期证道大家为依归。

包尔根(Bourgain)认为在11世纪证道渐有起色。任何公平的批评家都必承认达米亚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基本贡献、安瑟伦的教化能力和伊浮的健全呼吁。12世纪毫无疑问地是一个产生许多著名证道家的时期。伯尔拿、布罗阿的彼得和教皇英

诺森第三一连串的名字,是不应为人轻易忽略的,但是这些人虽然都是杰出的人物,然而他们恐怕还不是任何伟大的证道复兴运动或普遍的宣教运动的先驱。12世纪的特色,是一般人一再呼请主教尽证道的责任,并准许凡有合理准备的人去传道。教会省区和全体会议也都因证道的迫切需要远超过当时的证道材料而忧虑。当时证道仍是普遍地操在主教和修道院的领袖们手中,而其内容则距会众的需要和每日属灵的要求相去太远了。

然而13世纪则确是证道一个真正复兴的世纪。忠实的教会领袖们,在教会的会议中,就如在1215年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中,和在西方的国家里,都发觉证道因未加挽救而渐渐荒废了,并看清了为求挽救起见,需要加倍努力,又为求应付新时代起见,应当采取更好的证道方式。13世纪是各种异端继续蔓延,并向教会挑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教皇又周密地设计了最后的十字军。同时,一般忠心的主教也都实行改革。当时新兴的都市对封建的经济制度所施之压力,以及那作大学先驱的新学校的兴起,都使改革更成为刻不容缓的运动。

对当时需要所发生的最大反应,要算是乞食修道士的出现了。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古派修道士是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使证道更为流动,更为普及,并更为关切人民的苦乐。他们的证道革新运动不在多讲求演讲的艺术,而在多对付当时由信仰、异端、异教徒裁判所、大学中的新科目,以及世上弱小民众迫切的呼吁所形成的庞大压力。这些修道士,也广游到长期无人过问的小教会和修道院去,大都由于这些修道士的努力,在13世纪中,举例的通俗证道,有生气的崇拜仪式,以及讨论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证道方式,都得以复兴了。

13世纪充满了各种严重问题。有些问题是大学中引起辩论的问题。可是那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一知半解、或全无知识的教士必须屡屡对付这些问题,因为大学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影响及于他们和他们的会众。我们又必须记得,当时教会为要加强组织的势力,就日渐扩大教规的范围,甚至最卑微的小教士和小百姓都受了影响。

乞食修道士在他们极盛的时期,是当时最有学问和最伟大的证道者。然而在他们的衰落时期,他们却最精于欺凌平民的技巧。威克里夫(John Wyclif)对于14世纪法兰西斯修道士的斥责,和他对于早期十分不同法兰西斯修道士的感戴,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实这位以批评法兰西斯修道士见称的威克里夫,其实正是法兰西

斯修道士理想的化身。威克里夫对于圣经的新重视,可以由法兰西斯修道士而追溯到使徒们。所以他对于法兰西斯修道士腐败的对症药,乃是号召扩大的宣教,正如法兰西斯本人对他周游各地的门徒所号召的一样。

证道的发展,是与证道手册的逐渐出现,相辅而行的。

在讨论证道艺术的原则与问题上,俄利根要算是先导之一,不过他只偶然加以讨论。他主张采用非基督教的演说原理,来达到基督教的目的。同时,他又竭力主张证道者须有高尚的品德。他深以为如果要获得上帝的信息,一个不可缺少方法,便是读书和研究。他又大量地以历史、道德和寓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总之,俄利根对于后世释经法的影响力,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另外有一位教父对于证道的理论,虽没有留下系统的讨论,但他深深影响了后代那些讨论证道理论之人,那就是拿先斯的贵钩利(Gregory Nazianzen)他的《逃亡本都》(*Flight to Pontus*)一书,主要地虽是讨论牧师的责任,而不是一本证道的手册。然而其中有些部分不但引起人对证道者的艺术发生热诚的注意,而且也记载了许多有关证道者受引诱去采用职业演说家的手段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屈梭多模在他讨论类似问题的《论教牧的职务》(*On the Priesthood*)一书中,也简略地陈述到证道词的形式和内容。在第四和第五卷中,他劝教牧们要努力读书,并在证道时不应讨好于人,乃应取悦于神,这是特别有效的建议。

奥古斯丁对证道的影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原因恐怕多是由于他的《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一书。在他这本书里,一如在教父时期其他对于证道的讨论一样,那特别受到注意的人,不是非基督徒的听众,乃是基督徒的听众。他这书的头三部专门讨论释经学的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以演说的艺术来解释圣经的可能性。奥古斯丁特别重视基督徒解释圣经与证道的关系。他指出说,演讲的艺术既对基督的福音真有贡献,就不应该委弃于非基督徒。因此他竭力呼吁证道者须以师傅与牧师的双重资格来应付不同的听众与不同场合,好驳斥错误,维护真理。他认为证道者的责任是激动、教训,并敦促人发出有益的善行。证道的内容则必须分配均匀,并且藉着善用证道的规式、语句和讲话的姿态,来产生更大的效力。如果要使听众受感化,那么所讲的话就必须清楚而有风趣。除非听众因证道的良好教训而倾心于学道,并对真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又由于内心受激动而立定积极的生活决志,一篇证道便不能算是有了成功。他认为过分动人的文藻,和一成不变的严厉态

度,都是应当避免的。比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在证道之前必须做祷告,因为所要宣讲的信息,必须直接来自上帝,方能有益于听众。奥古斯丁那永不停歇的警句,一再提醒我们说,一个人若在积极的基督徒生活上显然失败了,他便不可能藉着外表的雄辩之才,在证道的事上有所成就。

除少数例外,从5世纪到12世纪之间,没有特出而周到的证道理论。但是在13和14世纪,证道的手册却起了断然的变化。证道词有组织形式之变成,以及书院中新学科之影响,都显然反映在当时一般论证道词的著作中。自然这些著作问世的用意,乃是在于产生更有系统与更合经院学派理论的证道词。例如坎特儿(Peter Cantor)的证道一助,把教导比成一座房子,它的根基是读书,它的墙壁是辩论,但那比这二者都重要的证道,却是为保护信徒反抗各种罪恶。

人之所以记得得诺章(Guibert de Nogent, 1053 - 1124),乃是由于他在自传中论到了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他对于基督教演说术的著作,反倒很少有人知道。得诺章《论准备证道词的方法》(*A Treatise on the Method of Preparing a Sermon*),是他《创世记释义》一书的序言,而不是一个正式的证道手册;因此它所讨论的,不过是解释圣经的方法而已。然而除此之外,它对证道的方法也给了人很多有益的教训。他强调我们证道的责任,说我们若拒绝用证道来拯救罪人,就有祸了。在他看来,那些不愿意证道或是证道太坏的人所持的理由,不过是可怜的自辩。他把学习与讲授圣经列为首要的目标。他认为牧师在证道之前必须祷告。冗长的证道是应不惜任何的代价加以避免的。证道的目的是要使未受教育的人受开导、蒙光照,使已受教育的人产生更深的思想,和更高的热望。在他看来,解释圣经应当利用历史的、寓意的、道德的和属灵的方法,而道德方法之应用,特别有益于培养基督徒的生活。证道者必须警告听众,谨防罪恶,并以身作则,促进美德。他也必须有高超的证道技巧。世界上的痛苦和地狱的可怕,以及来世的报偿,都应当做为证道的着重点,藉以鼓励听众来改善现在的生活。

得利勒(Allain de Lille, 1114? - 1203?)的《证道艺术概论》(*Summary of the Preaching Art*),有人称之为奥古斯丁之后在证道理论上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使人联想到拿先斯、贵钩利第一和屈梭多模;而它最使人注目的地方,是在描写证道的理论和实行由非经院派时期转变到经院派时期。这本书以“证道”为“传授道德与信仰给民众,促进人类的知识,而从理智之途和权威之本出发。”证道的着重点,应在

于教诲、开导和满足基督徒共同的需要。证道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圣经的权威,特别是根据四福音和诸书信的权威。证道者必须为了拯救人类而毫无自私地宣讲上帝的话。一如平常,这里所谓听众,乃是指基督徒说的,而不是指非基督徒说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模范的证道词的概略和大纲,都讲得十分详尽,而且各种不同的听众以及最适合于每一种听众的证道词,都举例说明了。

我们可以简略地说,12世纪证道理论纯粹的目标,可概括为下列数种:着重精确的定义和目的;以无可指责的人格从事道德与宗教的教导,关心不同个人与团体的各种不同的需要;采用有伸缩的方法,适当的引证与举例,来解释圣经;按照上帝的代言者所应有的尊严和节度发展讲道词;随时避免堕入自我中心的陷阱里去。

我们已经说过,多米尼古使修道士和法兰西斯修道士的服务,对于应付当时日渐扩大的证道需要有颇大的贡献。这些修道士应用大部分由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与其他类似的学校中新近成立的学院所产生的新活力,不但几乎空前地努力于证道工作,而且也把那对有学术性的与通俗化之思想的表达有支配力的规律,加以系统化了。由于他们对于这件工作的努力,一个论准备证道词与证道艺术格外丰富的文库便产生了。

《伪阿奎那证道论》(*The Thomas Aquinas (Pseudo) Tractate*),是中世纪一般证道词著作的一个好例子,因此值得我们在这里把它的内容略加叙述。这本书除了强调一般证道者对于证道词的材料要精通以外,对于证道的技巧和方法也要熟练。它也引用贵钩利第一的《论教牧的职守》(*Pastoral Rule*)、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和西色柔(Cicero)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

这本书对“证道”二字所下的定义,几乎与得利勒的定义全相同:证道是“传授信仰与道德给民众,使人得知识,而从信仰之道,与权威之本出发。证道是公开的,因为如果它是秘密的,它便会引起怀疑,并且使邪说异端有机可乘。它之所以为公众的,因为它的对象是群众,而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如果它的对象是个人,那么它便不能算为证道,而是教义的讲授了。可见证道是将信仰与道德教导人。”每一篇证道词必须有一个主因和一个辅因。证道者祈祷的对象,便是那身为主因的上帝。当证道者的舌头完全听命于主的时候,他自己便是那个辅因。该手册的作者不但关心证道时动作的各种原则和它们的许多实用,而且也重视那足以使证道词更有效力的艺术。证道方法,也包括身体的姿势和表情在内,且是绝对不可疏忽的。

该手册的作者进而讨论证道词。他认为在准备证道词的时候,正当的开始,是先要决定题目,证道词的题目必须选自圣经,必须清楚而长短适度,同时也必须有周密的发挥。这位匿名的作者把证道词分为四部:(一)题目;(二)导论;(三)大段;(四)小段。这四部都有详尽的讨论和举例。

作者继续说,凡有眼光的证道者,在讲台上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对于主耶稣基督和祂的母亲童贞女马利亚,必须恭敬有礼。提起上帝、基督、或圣母之名时必须冠以适当的尊称。举止轻浮或放肆,都是可耻的事。提出怀疑或问题,而不解答,乃是不可思议的事。每一句话的结尾必须和开始一样有力动人。清楚而缓慢地讲说整句话,乃是必要的事。每一个证道者都必须严肃庄重,犹如真站在基督的面前一样,在思想和陈述上,应当竭力避免匆忙和草率。证道者应当避免东张西望。在严重矫正某些错误的时候,最好避免直接指出犯这些错误的人。随时要避免冗长与无谓之言。把拉丁文翻译成当地方言的时候,不必过分地讲求字面上的意义。证道者应当永远不要忘记,上帝的话给听道的人准备了进入基督之国的工具。基督也是这样教训我们。因此知道了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之后,我们要实行祂的旨意才行。“所以我们务要实行凡我们已经知道那必须行的事。”

这本手册的正文到这里便结束了。在正文之后,附有一个“证道树”的局部图形。“证道好像一棵树。一棵树是先由根而发展到树干,再由树干而生长到树枝,然后由树枝而生长到其他的分枝;证道也是如此,要先由题目而发展到导论,犹如由树根发展到树干一样。再由导论而发展到题目的大段,犹如由树干而生长到树枝一样。大段……应当扩展到小段,最后依照这棵树的模型而再行发展。证道的题目共分为三部,每一部再分三段,每一段又可以用上面描写的九种方法中的数种方法来扩大,正如在这棵树上所显明的。”

现代的证道学好像很少有胜过这些中世纪证道词手册的地方。

中世纪的证道词大都是以拉丁文流传给我们,但是这不一定都是以拉丁文讲出的,也不一定是完全依照流传给我们的规式讲出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奎那,特别是帕度瓦的案多纽(Anthony of Padua),曾经给流传到现在那些不明的证道大纲,加上了真的生气。案多纽的通俗证道词,和伯尔拿丁(Bernardin of Siena)的本国语证道词,颇得当代文学的好评。伯尔拿丁的证道词,且被收集成为巨册,一直保留到现在。由6世纪到13世纪,证道的对象,多半是宗教会社里的人,因而,很可